

怡情书吧

人间词话

彭玉平 编著

中华书局

人间词话

彭玉平
编著

怡情书吧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间词话 / 彭玉平编著.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3
(怡情书吧)

ISBN 978 - 7 - 101 - 07243 - 3

I. 人… II. 彭… III. ①词话(文学) — 中国 — 近代
②人间词话 — 作品 IV. 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19304 号

书 名 人间词话

编 著 者 彭玉平

丛 书 名 怡情书吧

责任编辑 宋凤娣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10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700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17¼ 插页 2 字数 180 千字

印 数 1-8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7243 - 3

定 价 29.00 元

前言

在二十世纪学术史上，王国维的名字堪称如雷贯耳，而他的《人间词话》更是作为二十世纪的文论经典享有盛誉。从1908年《国粹学报》首次发表《人间词话》至今，已经超过了一百年，而关于《人间词话》的各种增补本、注释本、导读本、注评本、译注本、汇评本等，无虑数十种，相关的研究著作、学位论文、研究论文的总数也极为惊人。这种繁盛的传播和研究情况可能是王国维生前没有料到的，但在俞平伯作于王国维生前的《重印〈人间词话〉序》却分明是有所预料的。其语云：“（《人间词话》）虽只薄薄的三十页，而此中所蓄，几全是深辨甘苦、惬心贵当之言，固非胸罗万卷者不能道。读者宜深加玩味，不以少而忽之。其实书中所暗示的端绪，如引而申之，正可成一庞然巨帙。”现在“庞然巨帙”的各种文本和研究论著已然具备，俞平伯所言诚然不虚。

一、王国维的生平与学术

王国维（1877—1927），初名德桢，字静安，又字伯隅，号观堂，又有人间、永观、礼堂等号，浙江海宁人。著有《静安文集》、《观堂集林》等，其遗著由罗振玉编为《海宁王忠愍公遗书》，王国华、赵万里编为《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等。

王国维一生治学大约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898—1907）为钻研中西方哲学、教育学、心理学、美学时期，兼事诗词创作，代表性成果是《静安文集》、《人间词甲稿》、

《人间词乙稿》等。因为在上海《时务报》工作期间结识了罗振玉，随后又在罗振玉创办的东文学社学习日文、英文，有机会接触到日本学者藤田丰八、田冈佐代治等，从他们的著作中初步涉猎到德国康德、叔本华、尼采等人的思想与学术；又由于觉得自己体格羸弱，天性忧郁，所以“人生”的问题时时缠绕在心间，于是起研究哲学之心，希望由此揭开自己对人生的种种困惑。为此在阅读之余，写了大量评介西方哲学家、哲学思想的文章，主要刊发于由他主事的《教育世界》上。

第二阶段（1908—1912）为词曲研究时期，代表性成果是《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等。王国维疲于哲学后转向文学，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因为填词获得了成功，他自认南宋以后的词人除了一二人之外，尚无超过他的。而由填词之成功而志于戏曲研究，王国维也认为是水到渠成之事，这是王国维自我分析过的学术转变的原因。

第三阶段（1913—1927）为经史、文字、音韵及元代地理等的研究时期，代表性成果为《观堂集林》。这一次的学术转向既有王国维早年对史学所积累的兴趣所致，更有寓居日本京都时罗振玉的鼓励与引导之功。在日本期间，罗振玉曾数度劝说王国维改治传统经史之学。王国维在经过一番犹豫之后，也觉得西方哲学既不足以救世，则为存一国之学术而研究国故，也是一件饶有意义的事。为了表示回归中国古典的决心，王国维特地把携至京都的数百册《静安文集》举火摧烧。从此决然地朝着国学挺进，直至终世。罗振玉在王国维的甲骨文研究、金石学、经史研究方面不仅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而且在研究方法上多有启迪之功。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生霸死霸考》等奠定了王国维在经史及古文字研究方面的大师地位。

终其一生，王国维的学术研究无虑三变。这“三变”之中，既有从倾慕西方学术到回归中国学术的变化，也有从哲学到文学再到经史、文字音韵、元代地理研究领域的变化。可以说，在王国维涉猎的每一个领域，他都作出了具有开创性的贡献。同时，在研究方法上，正如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所说，他将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

取异族之故书与我国之旧籍互相补正,用外来之观念与我国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这种科学、严谨的观念和方法是王国维取得高水平研究成果的重要保证。也因此王国维的学术研究不仅转移一时学术研究之风气,而且为后世奠定了重要的学术研究范式。

王国维晚年依旧穿着长衫,拖着辫子,显得与时代格格不入,尤其是最后黯然自湛颐和园昆明湖,给不少人留下了他似乎为晚清遗老、为晚清殉节等印象。此一问题牵涉广泛,这里暂不讨论。但如果从思想的渊源和学术的趋新来看,王国维其实是一直走在时代前面的。其早年研究西方哲学、教育学等,尤其是对德国近代哲学如康德、叔本华等的研究,即体现了他希望借助外来之思想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朴素愿望。当王国维在经过努力,觉得无法实现这样的目的之后,才转向词曲之学,继而又转向传统经史之学等。这一时期虽然就创造新文化而言,似乎已经是渐行渐远,但王国维对新的学术领域的关注与开拓,对新的出土文献的研究热情,对新的研究方法的创立,可以说,依然是怀有一种强烈的“创造”欲望。所以王国维的学术领域固然有阶段性的不同,但作为一种“创造”的理念却是贯穿始终的。如果说晚年的王国维在外表上多少表现出守旧的色彩的话,他的内心深处涌动的对新思想、新观念、新方式、新学术的追求,却同样也是脉息可闻的。

二、《人间词话》之“人间”释义

王国维为何用“人间”来命名其词话?长期以来,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一直诸说纷纭,莫衷一是。赵万里在《王静安先生年谱》中提到因为此前王国维所作词中多次用到“人间”一词,故王国维拈出以作词集名,《教育世界》1906、1907年先后刊出其《人间词甲稿》、《人间词乙稿》,即是一证。今检两种词集,在全部九十九首词中,“人间”一词出现了三十余次,这还不包括与“人间”一词相似的如“人生”、“尘寰”等。这说明赵万里的说法是有一定的事实依据的。与王国维熟稔的罗振常大概在三十年代中期所写的《人

间词甲稿序·跋》中也有“《甲稿》词中‘人间’字凡十馀见，故以名其词云”的说法，也可佐证赵万里之说。“词话”的撰述既晚于这两种词集，词话命名因袭词集之名也属自然之事。但罗振常在跋文同时提及的一句话却同样重要：“时人间方究哲学，静观人生哀乐，感慨系之。”这一方面交待了王国维何以多用“人间”一词的原因，而且直接以“人间”称呼王国维了，则“人间”也宛然是王国维之号了。罗庄整理的刊发于《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十卷（1936年）第一号的《人间校词札记》，抄录王国维校订《乐章词》、《山谷词》的校记，也是以“人间”称王国维的。日本学者榎一雄在《东洋文库书报》第八号发表的《王国维手钞手校词曲书二十五种》中，抄录了王国维所书的跋文和识语，在《宁极斋乐府》、《片玉词》等后所写的跋文中多处署名“人间”。1916年初王国维寓居上海后，与时在日本京都的罗振玉通信频繁，罗振玉信中称“人间”、“人间先生”多达数十次。综合这些材料，可以确定：王国维确实曾用过“人间”一号以作题跋。罗振玉、罗振常、罗庄等与王国维交往密切的罗氏家族成员也常常直呼王国维为“人间”。故王国维曾号“人间”一事，已无疑义。罗继祖在《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一书所收录罗振玉信件首次称呼“人间先生”后加按语云：“王先生词中好用‘人间’字，故公戏以‘人间’呼之，尝为制‘人间’两字小印。”窃以为罗继祖的这一按语，可以解释何以罗振玉致信王国维，如此频繁地以“人间先生”相称了，而罗振常、罗庄、吴昌绶等偶以“人间”相称，其实是受罗振玉之影响的。质言之，罗振玉才是王国维“人间”一号的始作俑者。

但问题依然存在：王国维为何要在词中频繁使用“人间”一词？罗振常将此与王国维研究哲学、探讨人生问题联系起来。则“人间”义近“人生”。李庆在《中国典籍与文化》2001年第一期发表《〈人间词话〉的“人间”考》一文，则认为王国维使用的“人间”一词乃是来源于日语汇，意即人生，侧重于表达个人化的情绪。这一理解当然可备一说，但在语汇来源上追溯至日本，似索解过深。笔者近年阅读王国维著述，发现其对《庄子》用心特深，其诗词创作和理论中包含庄子艺术精神之处不一而足。而《庄子》中的《人间世》乃是庄子表述其核心思想的一篇，庄子对人对世的判断与王国维当时对人对世的判断，稍

加比勘,可以发现两者有着惊人的一致性,所以王国维之“人间”从内涵上而言,更多地渊源于《庄子》,“人间”乃是“人间世”的简称,这应该是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的。《人间词话》中有专则论述诗人“忧生”、“忧世”的话题。在王国维的语境中,人生与世间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王国维“静观人生哀乐”,本质上是静观人生在“人间世”的哀乐。所以在其诗词及词话中,王国维着眼所在并非限于一己之哀乐,而是将触角延伸到社会的许多方面。其词中多用“人间”一词,以“人间”命名词集、词话,都是他早年关注人间、志在改造社会的一种意识反映。

明乎“人间”一词的内涵,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王国维因为究心哲学,关注人间,故其词中频频出现“人间”一词,而这种频繁的出现又引起了王国维周围同学、友人的注意,故时以“人间”相称,而王国维遂将这缘于静观哲学人生而意外获得的“人间”之号,因为十分契合其词中的创作主题,故拈以为词集名,则直接缘由固然是有了“人间”这一号,而“人间”之号则来源于其哲学思考。则哲学命题、被称为号、拈以为名三者实在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忽略了这一过程,则探讨以“人间”名词集名词话的原因,就有可能部分地失去真实。

三、王国维的词学范畴及其范畴体系

《人间词话》的理论价值主要表现在其“境界”说,同时以“境界”为核心,王国维构建了一个境界说的范畴体系: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造境与写境、隔与不隔、大境与小境、常人之境界与诗人之境界,等等。王国维以境界说及其范畴体系梳理词史,截断词人词作优劣,所以全书的体系性颇强。晚清词话如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以“沉郁顿挫”为核心建立理论评判词史,况周颐《蕙风词话》以“词心词境”、“重拙大”之说诠释词体之体性,并以此考量词史高下。王国维《人间词话》与其相比,不仅拈出境界为理论核心,而且由此建构了一个错综有度的范畴体系,体现出现代词学的若干特征,因而更具

理论气度；同时，王国维词学虽然在话语上推崇唐五代北宋，似乎带有明显的复古风气，但其所针砭的是当时词坛流行的师法南宋之词，以精心结构、组织文采为表象的词风，所以其词学具有救弊的时代意义，带有以复古为革新的意味，而非斤斤于传达一己之词学观念。

“境界”一词本非王国维独创，无论是作为地理上的“疆域”、“界限”意义，还是作为佛学中感官所感知的范围意义，以及诗学中用以形容创作所达到的高度和所具有的格调。其使用之例颇为广泛，而且其使用历史堪称悠久。但其基本意义——作为一种认知或审美的高度、深度和范围，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王国维的贡献在于将“境界”作为其理论体系的核心和评判词史的基本标准，并将境界与格调联系起来，而在境界的表现形态上则更多地倾向于“句”。如此，便有了初刊本的第一则：“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这一则虽然是大体在外围上解说“境界”，但起码有三点要义值得注意：第一，“境界”是王国维悬格甚高的一种对词体的审美标准，所以用“最上”来形容；第二，“境界”必须内蕴格调，外有名句；第三，“境界”是五代北宋之词区别于其他朝代之词的重要特征，换言之，王国维的“境界”说是从对五代北宋词的体会中提炼出来的，并以此作为词的基本体性。“境界”的具体内涵是：一，境界乃是从情与景二者关系而言，词人拥有赤子之心，才能将真感情、真景物表现出来；二，有境界的作品要能表达出景物的动态和神韵；三，有境界的作品往往通过寄兴的方式使作品包含着深广的感发空间，词人的眼界须开阔，寄托的意旨须深远，从中体现出词人的高格调；四，情景之真和感慨之深要通过自然真切的语言来加以表现。约而言之，所谓境界，是指词人在拥有真率朴素之心的基础上，通过寄兴的方式，用自然真切的语言，表达出外物的神韵和作者的深沉感慨，从而体现出广阔的感发空间和深长的艺术韵味。自然、真切、深沉、韵味堪称是境界说的“四要素”。

造境与写境，是王国维提出的第一组境界范畴。从初刊本第二、五则看，造境与写境涉及作者身份、创作方式与创作流派三层内涵：从作者身份而言是指理想家与写实家，从

创作方式而言是指虚构与写实，从创作流派而言是指理想派与写实派。而作者身份与创作流派都是根据创作方式的特点来进行划分的，所以造境与写境的根本在创作方式上。造境固然侧重于虚构，但并非凭空想象，而是需要遵循自然之法则去表现自然之材料；写境虽然以写实为主，但也要超越自然之物中的互相关系和限制之处，从纯粹审美的角度来观察和表现外物的审美意义。从王国维的表述来看，其实造境和写境是很难分辨的，因为无论写实与虚构都是彼此交叉、难分彼此的。之所以强分出造境与写境，不过是为了理论表述的方便而已。所以王国维在阐述这一理论时，几乎没有用多少笔墨去分辨二者之差异，而是主要强调二者之联系。

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是《人间词话》中最受关注而且争议最大的一对范畴。但对其理论意义的认识轩轻极大，有认为其命名失当者，有认为分类无理者。当然，更多是以同情之了解的心态去领会王国维的用意所在。从初刊本第三、一六、一八则大概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无论是有我之境，还是无我之境，都是针对物我关系而言的。二，有我之境是一般诗人都可以表现的，而无我之境则对诗人的心胸和眼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两境之间有高下之别。三，有我之境与常人之境、小境相近，而无我之境与诗人之境、大境相近。四，有我之境强化了审美主体的地位，而弱化了审美客体的地位，相对泯灭了审美客体自身的物性，而主要承载审美主体的认知和感情。这样的作品因其情感真切具体，带有个性化色彩，所以对常人影响亦深，行世也广。如冯延巳、秦观、赵佶、周邦彦等人的相关作品，终究是带着其个人化的印记。五，无我之境中的物与我互为审美主体，或者说互为审美客体，物与我之间是完全对等的关系。因为物我关系可以互换，所以难以分清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的区别。在这种审美状态之下，能够最大程度地超越具体的审美主体的“我性”和审美客体的“物性”，从而最大程度地表现出我性与物性的普遍性。相应地，其认知和感情因为脱离了“我”和“物”的具体或个体形态而更趋深广，所以带有普适性。如陶渊明、元好问、李煜等人的相关作品，则说出了人类共有的感情。

从初刊本第四、六〇、六一则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其实是我

与物交融后处于不同阶段的产物。二，因为重视外物，所以对于宇宙人生要深入体验，感受花鸟的忧乐，才能表达出花鸟的生气，在这种体验趋于结束之时用作品来加以表现，就能呈现出宏壮的有我之境。三，因为不能被具体的外物所限制，所以诗人要有轻视外物之意，从而超越宇宙人生的具体形态，从更高远的境界来观察，在一种沉静的审美状态中表现出优美的无我之境。

王国维的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之说因为融入了其独特的思考，所以颇具理论价值。但令人困惑的是：1915年初，王国维在《盛京时报》上刊发其重编本《人间词话》之时，则将这些条目尽数删除。是因为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本身难以区别，还是因为王国维觉得自己的思考尚欠成熟，还是出于其他考虑？现在已经无法起王国维以问了。但就王国维的词论来综合考察，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区别是客观存在的，王国维的相关阐述也是比较清晰的，其理论价值也因此值得充分估量。

隔与不隔也是王国维备受瞩目的理论之一。俞平伯在《重印〈人间词话〉序》中即已对这一理论予以高度评价。但追溯相关的学术史，隔与不隔其实是最容易被简化甚至被曲解的一个话题。其实在初刊本中，王国维就在隔与不隔之间提出了一个“稍隔”的概念，并列举了颜延之、黄庭坚、韦应物、柳宗元等以作代表。那么，何谓“稍隔”呢？学界对此似乎一直颇为忽略。我认为要理解王国维的隔与不隔之说，要参考王国维的最后定本——《人间词话》重编本才能予以更准确的把握。

从初刊本第三九则、重编本第二六则可以看出：所谓隔主要表现为写景不够明晰，或者在写景中融入了太多的情感因素，导致景物的特征不鲜明，不灵动；当然，虚假、模糊的情感也属于“隔”的范畴。所谓不隔主要表现在写情、写景的真切、透彻、自然方面，能够让读者自如地深入到作品的情景中去，而了无障碍。比较难理解的是初刊本提出的介于隔与不隔之间的“稍隔”概念。初刊本只是列举，未能解说“稍隔”的内涵。重编本没有再提“稍隔”二字，却在事实上阐释了“稍隔”的主要意思。王国维以欧阳修《少年游》为例，说明了上阕“阑干”数句是实写春景，语语都在目前，是典型的不隔。但换头用谢灵

运和江淹的典故，就与上阕的风格不尽一致了。但从结构上来说，一阕词中，上阕自然不隔，下阕却不妨稍隔的，所以王国维说“欧词前既实写，故至此不能不拓开”，显然是从结构意义上包容用典的。王国维反对的其实是通篇用典的情况，所以用典与“隔”之间并非存在着必然的关系，在一定的结构空间，这种自然与用典的结合，不仅是接受的，甚至具备某种必要性。对这种结构特征，姑且以“不隔之隔”来形容。

在结构意义之外，“稍隔”还有另外一层的意义是从用典本身的艺术效果而言的。从未刊手稿本第一七、二二则可以看出，王国维提出的“借古人之境界为我之境界”一语，不啻为典故（包括故事、故实、成句等）的合理化使用开辟了通途。用典固然容易造成“隔”的可能，但在“善文者”笔下，完全可以形成“不隔”的艺术效果。因姑且以“隔之不隔”来形容这样一种用典方式。

综上所述，王国维以“境界”作为《人间词话》的理论灵魂，在此基础上，从物我关系的层面提出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从创作方式的层面提出造境与写境，从结构特征和艺术效果的层面提出隔与不隔。其范畴体系涵盖了创作的全过程，因而初具词学的现代特征。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王国维用范畴对举的方式来展开自己的词学架构，如造境与写境、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理想与写实、主观与客观、大境与小境、动与静、出与入、轻视外物与重视外物，等等。这主要是从立说鲜明的角度来说的，其实在对每一对概念或范畴的解释中，都对介乎其中的中间形态予以了足够的关注。换言之，两极往往是王国维制定的标点，而其论说的范围是游离在两极之间的。在《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中，王国维即在优美与宏壮的对举中，加入了“古雅”的概念，并将古雅拟之为“低度之优美”或“低度之宏壮”，认为其兼有优美与宏壮二者之性质。其理念与此也是一致的。

除了以上几组范畴，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还提出了诸如“忠实”、“要眇宜修”等概念或范畴，也颇具创意，因篇幅所限，不再一一分析。至于在境界说及其所辖范畴体系之下对词史、词人、词作的评论与裁断，也散布在词话各处，读者若能领会其基本理

论，则对这种评论与裁断自可各有会心，这里也不再赘述。

四、关于本书结构的说明

王国维完成《人间词话》手稿本的写作应该是在1908年7月之后。在此之前，就词学文献的准备而言，王国维先后完成了《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词录》等；而在文学的基本观念上，1906年完成的《文学小言》也已奠定了其基本格局。有此文献基础和理论基础，才有《人间词话》手稿本的撰述基础。

本书共四卷：卷一为《人间词话》（初刊本）；卷二为《人间词话》（未刊手稿）；卷三为《人间词话》（重编本）；卷四为王国维词论汇录。前三卷属于王国维《人间词话》专书范围，只是有发表形态的不同，第四卷则是王国维《人间词话》专书之外论词条目（包括部分序跋、批注、相关著作中有关词论文字、平时谈论所及等）的汇辑。应该说，除了《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词录》等专书以及若干专文性的词集序跋之外，王国维论词的主要内容都已经收集在这四卷之中了。

第一卷为《人间词话》（初刊本），即王国维在《人间词话》手稿本中选录六十三则，并补写一则，刊发于1908与1909年之交的《国粹学报》者。此次笔者将通行本《人间词话》和《国粹学报》发表原文作了对勘，其与手稿本在文字上的不同，因为这属于王国维自行校订的文字，且通行已久，不便更改。

第二卷为《人间词话》（未刊手稿），即手稿本中没有被王国维选录于初刊本中的条目。这里“未刊”的意思，其实是王国维未将其刊发于《国粹学报》而已，并非从未公布过，其中少数条目在1915年初《盛京时报》上也曾有发表，而且实际上随着赵万里、徐调孚、陈乃乾、王幼安、滕咸惠、刘烜等学者不断增补，其手稿早已全部刊布了。但本次按手稿本原序整理发表，以此部分可见王国维词学演进之轨迹。还要说明的是：赵万里、徐调孚、王幼安等将若干未刊手稿发表时，有不少自行作了文字的改动，笔者为了还原

王国维词学的原貌，是对照王国维的手稿而作了重新逐录的。少量文字与通行本未尽一致，特此说明。

第三卷为《人间词话》（重编本），是王国维将初刊本和手稿本再予重新斟酌调整并压缩至三十一则的新刊本，其中包括从《宋元戏曲考》中逐录的一则，刊发于1915年《盛京时报》。这个本子自陈杏珍、刘烜首次在《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五期部分发表以来，许多《人间词话》的本子都将其作为附录，并冠以“人间词话选”之类的名称，但由于辗转相抄，文字讹误甚多，这次笔者对照《盛京时报》原文以及各家转录之本，予以全面的校订，目的是为读者呈现一个比较完善的底本。因为手稿本即命名为《人间词话》，而首次刊布于《国粹学报》的六十四则也名“人间词话”，其实已经包含着“选”的工作在内。所以《盛京时报》再刊本的三十一则，我以为同样不宜用“选”字作为书名，故以“重编本”名之，这应该是符合王国维再刊本的实际的。与其他三卷不同，这一卷除了逐则进行文字校订之外，没有在每一则之下再加以解说，原因是重编本《人间词话》的条目与前二卷基本相似，只是有的按照手稿原文，有的据初刊本文字，有的是将两者斟酌改定，有的是数则词话重组而成，只有最后一则论元曲套数是从《宋元戏曲考》逐录过来，故为避免重复，就省去了对每一则的解说环节。但作为一个新的本子，王国维通过增删、调整后，其整体的词学观念与初刊本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如对于“隔与不隔”的态度转变，对于“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等条目的删除，重编本中的西学痕迹更趋淡薄，甚至可以说，有了一种颇为明显的“去西方化”倾向，故笔者在这一卷的最后以整体解说的方式，将这一王国维最后定本的理论特点作了综述。如果读者有兴趣，也可参见笔者《被冷落的经典——论〈盛京时报〉本〈人间词话〉在王国维词学中的终极意义》（刊《文学遗产》2009年第一期）一文，那里面有笔者更全面更深入的思考。

第四卷为王国维词论汇录，即在《人间词话》初刊本、未刊手稿、重编本之外的王国维论词条目的汇录。之所以不用“人间词话附录”这样的名称，是因为《人间词话》乃是王国维论词专书的名称，而这些条目有的是未成书前的笔记、批注，有的是成书之后

的跋语等，分布既零散，时间跨度也较大，因此别为一卷，以示区别。特别要说明的是，这次汇录的王国维词论，除了大体照录徐调孚注、王幼安校订本《人间词话·附录》文字之外，有删有增，删除了通行本“附录”第十九条论王周士词一条，因为此条实是王国维遯录《四库未收书目·王周士词提要》文字，并非王国维自己的文字，通行本已经注明，但未删除。本书为名副其实，特予删除。增加的条目有十条，其中从近年刚刚问世的王国维《词录》一书中录出《词录·序例》以及《香奁词》、《尹参卿词》、《鹿太保词》、《顺庵乐府》、《阮户部词》等词集版本下的部分与词学观念相关的说明文字，共六条。将藏于日本东洋文库经榎一雄整理发表的二十五种王国维批校词曲集诸跋文、识语中也遯录一则《寿域词跋》。通行本“附录”原第二九则乃是陈乃乾从王国维藏周济《词辨》的批语中录出，本书虽然保留了这一则，但其文字是照录了东洋文库的藏本，因为陈乃乾录出时，不仅作了少量文字润色，而且有漏字。同时陈鸿祥《人间词话注评》曾从罗振常《观堂诗词汇编》一书中辑录的三则以及他自己从王国维批注《草堂诗馀》中录出的一则也合为此卷。而将其中论及周邦彦词版本源流的一则删除，这样本卷收录的王国维词论就多达三十八则，庶几使最新的文献材料在本书中得到体现。

除了第三卷，其他三卷的体例都是先原文、次注释、次解说。原文的情况已见上述。本书的注释，重在解释《人间词话》所涉及各类人物的生平、籍贯、主要著述等；若干别集、总集的编纂者及基本体例；除了少量篇幅很长的作品如《离骚》等之外，凡是条目涉及的句子、诗题、词牌，则在注释中注出全篇；有些涉及一些文学基本常识、典故、史实等，也一并注出。由于王国维引文大多凭借记忆而写，故或误作者甲为作者乙，或文字错漏，等等。笔者都在注释中以“按语”的方式加以说明。注释以不回避问题为原则，故其中虽然多数注释项目已先见于其他注本中，但也有不少是笔者首次出注的，如“第一义”、“类书”等；有些则注释更全面，如“樊抗父”等；即使先见于他本中的注释文字，笔者也一一核对了原文。注释的原则以先出为序，为便于读者了解相关作品，对后出的诗词作品则标注了“参见”。注释中遯录的诗词作品，均按作家本集或权威选本，并按照韵

脚进行标点，即在韵字后用句号，其他用逗号，词中多出一种表示音节停顿的顿号。这种标点虽然没有用现代标点标出诗词的感叹、疑问等语气，但作为音乐文学来说，音律才是根本，而语气通过对文字的理解自然可以感受得到的。特此说明。

解说部分是笔者用力最多的地方。因为已出的《人间词话》笺证、讲疏、注评、导读、译注等颇多，笔者在每一则之下，不作过于广泛的申论，而是就本则的内容分出层次，理清彼此的关系，或者对相邻数条相关的条目略作说明，条目中涉及相关作品，而此作品又对某一理论具有重要意义时，则对此作品也略加诠释，以使理论更为具体化，方便读者的理解和领会。解说中有不少是解说者自己的看法，未必周全、准确，但或许对于理解王国维词学有一得之益，故不避浅陋，直言说出，读者以聊备一说视之可也。又因为限于文字，有些解说只是略引端绪，或者申明观点，简单分析。至其翔实引证，深入分析，特别是理清王国维词学思想演进之轨迹，笔者另有《人间词话手稿注疏》一书，有兴趣的读者也可参考。

彭玉平

2010年1月

目 录

卷一 人间词话（初刊本）	1
卷二 人间词话（未刊手稿）	105
卷三 人间词话（重编本）	185
卷四 王国维词论汇录	203